

吃茶记

王海燕

城西有楼,高百尺。挚友史君居危楼之上,有暇,每每凭窗瞭望,见北山赤岩翠木,山寺隐约其间,乃北禅寺;南望,也有山有寺,树木葱茏,游人如蚁。身居闹市高处,可稍稍离却尘嚣,为心灵摄取一丁点自然食粮,让灵魂深处的炊烟袅袅飘拂。

某日傍午,应史君邀约,去城西,登危楼,临窗而坐,吃茶叙事,可谓天上人间,不亦说乎!

十数年前,史君自滹北乡下进城谋生,起初,生活惨淡,藏身老城隍庙一间僧舍,屋檐低矮,伸手可触,又经年风雨,摇摇欲坠,只是院中两棵古柏在夜风中凄凄秘语,低叙着天地轮回岁月沧桑。经艰难打拼,史君日子和入日益光鲜,结婚生子,将祖辈土里埋土里生土里拔土里归的老土根,硬是深深植入坚硬的水泥之中。但性情中,史君那土地的厚道和质朴尚未泯灭。

阳台一隅,一套茶具置于矮几。竹制茶盘之上,一壶一瓯,几只紫砂茶盅,一盒江南朋友寄送的新茶,安溪铁观音。史君盘坐几前,开始烹茶。史君说,光喝茶恐怕难以尽兴,还是来几盅家乡老酒如何!我对之,高雅一回吧,我们就吃茶何妨!史君赞同,昨夜宿酒未消,那就品品茶吧!史君看上去烹茶手艺不赖,煮水,洗茶,泡茶,烫盅,分茶,品茶,论茶,地道裕如。

据说茶道是一门艺术,甚至抵达哲学和禅宗的境界。果然,啜饮几盏,渐渐有微醺之感,从心底拂拂而生,有如山溪潜流,细风摇枝,虚谷生烟,碧空靛霞;又如美人弄指,奏着一曲古典的焦桐,青瓷生辉,照着一位旧时的书生。几分苦涩,几分清淡,几分禅意,几分怀旧。真乃小小一盏茶,渺渺大乾坤。

饮了几壶铁观音,心情软软的,更有夏日午后的阳光暖暖照在身上。望窗外青山隐隐,据说那里有一座山寺,叫南禅寺,是一处身心休憩的佳地。近处高楼林立,看车如甲虫,人如蚊蝇,熙熙攘攘,逐利逐名,为生计而奔命。遂想到史君奋战经年,小有收获,在闹市的空中楼阁不但营造了一方为生存栖居的窝,也营造了一方精神孵卵的巢,善哉!

时光流逝,在茶杯唇齿间。随手拿起一本小书,也竟与茶有关,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著于上世纪初论茶道的书,叫《茶之书》。史君说,这本书是他刚从书店买的,读此书犹如品茶,妙不可言,不妨借给你去读读。我随意翻开一页,即觉茶烟氤氲,灵思飞扬。胸中有茶的微澜,眼下是智慧的珠玑,叫人焉能不醉乎!

夕阳洒在书页上。冈仓天心向我娓娓述说茶的禅语,在高楼之上,我真有点飘飘然了。

字里行间,我仿佛听见李白在低吟——
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
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

又听见苏轼高歌——

活水还须活火煮,自临钓石取深清。
大瓢贮月归春瓮,小杓分江入夜瓶。
雪乳已翻煎处脚,松风忽作泻时声。
枯肠未易禁三碗,坐听荒城长短更。

我的心在象牙色瓷杯里的琥珀色液体中沉湎,品味到孔子的亲切静默,老子的辛辣痛快和释迦牟尼来自净土的芬芳……

冈仓天心惊世之言在如今听来,仍震聋发聩:现代人类的天空因巨大的纷争而变得支离破碎,我们再次需要一位女媧,来修补这巨大的漏洞……

因此,在紧张繁忙之余,让我们独自或与爱人或约一二知己,同冈仓天心同坐,静下心来,神清气淡,啜饮一杯茶吧。午后的阳光照射着竹林,松籁回响在茶炉之间。憧憬那虚幻的梦境,沉醉在那些平凡琐碎的事物之美中……

回家时已近黄昏。听见短信铃声,打开手机一看,是史君发来的——

一瓯解却山中醉,便觉身轻欲上天。
是唐人崔道融的诗句。回家查出全诗,是崔谢朱常伺寄蜀茶刻纸二首之一,附录于后,备赏——
瑟瑟香尘瑟瑟泉,惊风骤雨起炉烟。
一瓯解却山中醉,便觉身轻欲上天。

绿叶堆叠,熟透的果子如同小兽,它们从缝隙钻出,挤满树冠。不是山楂,不是长柄的垂丝海棠,它介于它们之间,比山楂光洁,比垂丝海棠红艳。自然也不是苹果,苹果憨大,如若出现在梦中,会一眼认出。我摘下果子,试图与人分享。萍水相逢的人,看不清面目。在虚化的背景上,唯有果子的容颜清晰醒目,仿佛一支小号奏出的曲子。我记得当时,称它为晚饭花。

至今我都没见过晚饭花,或者见过,因不知其名而错过。错过了一些花,想起来遗憾,不像错过的人。在人海,与不知名姓的人看一眼离去,谈不上错过。梦醒时,想起晚饭花这个名字异常熟悉,但我知道,我从不曾在日常生活中思及它。没有一面之缘的,再熟悉还是隔一层水雾。如果我曾在文字中见过它,大约也只在汪曾祺的小说中,那应该是很久之前。

上网搜索,发现晚饭花不过是万千草花中的一种——紫茉莉。它的学名容易引人歧途,以为茉莉花在紫色染缸中一滚,便是紫茉莉。紫茉莉没有茉莉花清雅,也没有茉莉花可爱。茉莉的花瓣是带些婴儿肥的,捏一下会露出一个酒窝,但紫茉莉的花瓣薄薄,仿佛易逝的青春。有一种深紫色晚饭花,怎么看,它身上都带有暗夜的气息,仿佛夜晚就是从那些花瓣中幽幽地钻出,然后弥漫。资料说,晚饭花傍晚时分开花,在暮色中散发浓香。想来它应该有夜猫子的秉性。

“夏天很凉快,上面是高高的蓝天,正面的山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。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,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。李小龙每天放学,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……晚饭花开得很旺盛,它们使劲地往外开,发疯一样,喊叫着,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。浓绿的,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;

殷红的,胭脂一样的,多得不得了的红花;非常热闹,但又很凄清。没有一点声音,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,坐着一个王玉英。”

汪曾祺描写晚饭花的句子,再读,仿佛第一次读到。没见过在暮色中大喊大叫的晚饭花,读这段文字,联想到的,却只是与晚饭花毫无关系的鸡冠花。

然而鸡冠花我也只见过两次。某一年绕祁连山行,在河西走廊,傍晚时分登上武威城楼,人去楼空的武威南城门楼,再无大漠孤烟的寥寂和雄浑。城墙顶部的平台上,白天可能唱过几出皮影戏,一块不大的白色荧幕还撑在那里,蓝色的塑料椅子东倒西歪,喝空的啤酒瓶斜躺在地上。在那些杂乱之间,挺立着一丛鸡冠花。花栽在一个木框围成的方形花坛中,孤独而高出一丛。花期快要过去,花瓣如同揉皱的褪色红纸,叶子蜷曲,蒙一些黑色斑点,看上去,一堆废旧。

再见鸡冠花,在太湖边一个名叫陆巷的村子。南方的气候将植物滋养得能渗出水分,大片的板栗和橘子林覆盖山坡,石榴和枣挂在枝头,向每一个经过的北方人炫耀,夹竹桃带些狐假虎威的气势。两扇长着青苔的木门,一排半人高的鸡冠花正在迎宾似的盛开,它下垂的叶子已被虫子咬出空洞,有一些甚至枯去,它的花朵,那些盘旋往复然后又密集在一起的肉穗花朵,却在阴沉的天色中誓言一般,色彩浓郁,欲似燃烧。

晚饭花栽在什么地方好呢?不知道。大漠如果搭配花朵,玫瑰肯定不合适,有人说,玫瑰带刺,象征侠客,简直胡言,绣球花太过圆满,并且带些青楼味道,也不适宜,仙人掌三娘似的,只会让大漠更加粗犷。那么,鸡冠花怎么样?它看上去,情感奔放,却又九曲回肠,仿佛《东邪西毒》里的那个慕容燕。

晚饭花与鸡冠花

李万华

似曾相识燕归来

郎清

周末时,两位高中时的女同学从省城回乡省亲,顺道过来看我。

由于近三十余年未曾谋面,甫一相见,几乎没有认出两位中年妇女跟高中那会的青涩女生产生些许的联系。初次见面略显错愕,尴尬和局促。倒是两位女同学落落大方,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不说,燕子还道出了我高中时的座位和与我关系要好的同学的名字。经她一番“引导”和耐心的介绍,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燕子学生时代的模样来:扎马尾,长刘海,柳叶眉,小嘴唇,单眼皮戴小眼镜,小翘鼻子紧闭的嘴……其实,我应该早点能认出她来,只是她那时候戴个小眼镜,现在却撇开了影响视觉的那扇窗户,这给我增加了识别难度。

“眼睛做了手术,现在不用戴眼镜了。”

快人快语又是阻碍我们相认的另一个障碍。印象中的她有着江南女孩的矜持与腼腆,在班里总是沉默寡言,多数时间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待着,偶尔被老师提问站起来时双颊绯红,自有一种清逸脱俗的气质。尤其是她平日里穿着朴素洁净的衣服,一年四季都是那么整洁,这让她与其他的女生有着显著的区别。正因为她单纯、简约、踏实,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跟她开玩笑。就算是最调皮、最善戏谑的外号叫“黑驴”的那位,到了她跟前也变

得本本分分起来。缘于她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,所以跟燕子共同学习生活了三年,但我与她的交往交流十分有限。

“嗯,我父亲是名军人,母亲是家属。因为母亲凡事都顺着父亲,所以我小时候的性格跟母亲很像,属于很顺从的那种人。”

其实,做顺从的乖女孩是一种优势。温顺而内敛,乖巧而懂事,这是大多数父母最希望看到的一面;温良而恭俭,努力而上进,这是大多数老师眼里的好学生;温柔而平和,淡雅而高洁,这是大多数男生心目中的女神。问题是,具备这种先天优势的性格,还有必要改变,能改得过来吗?有道是“三岁看大,七岁看老”,小时候定型了的性格成年后很难改变,但燕子却是个例外。

“我也以为我的性格就是母亲的缩影,直到工作以后,我才发现骨子里还有父亲雷厉风行的一面。”

上学的时候,她是班里的优等生;工作以后,她依然保持着优秀。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,不,准确地说是由于工作的压力,终于把她骨子里隐藏最深、属于父亲基因的那部分性格给激发出来了,于是她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,清秀的外表洋溢热情,温柔的身影里透着奔放,认真的态度中传递着严厉……遇事不慌,办事果断,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爱与尊重。工作打磨了她

的棱角,压力促使她成熟,认真换来了成绩,她变得大胆而有主见了,变得洒脱而圆润了,变得自信而从容了。于是从最初的秘书工作升职为领导,再从基层岗位平步省委,这一切都是学识与能力的证明,也是性格与才华的展现。

“真好,总算见到了老同学了,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。记得你那时候清瘦儒雅……还记得你始终梳得整齐平溜的头发,你现在的头发还像以前那样梳得平平展展的吗?”

乍听这话,愣怔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没想到,真没想到青葱岁月里竟有人默默地留意我的发型,而且时过三十多年仍记得我这一小小的外表特征。讪讪地笑笑,淡淡地告诉她,由于长期的脑力劳动,原本梳得十分顺滑的密发变得有些花白了,想着有碍观瞻,干脆把这三千烦恼丝给剃光了。虽然燕子很健谈,但她探亲的时间仓促,简单寒暄一阵后便匆匆告辞了。

时光荏苒,白驹过隙。三十多年匆匆过去了,当年意气奋发的年轻人们倏尔步入了中年,眼角的皱纹和鬓角的灰发见证了我们的奋斗历程,但却少了相遇相谈的时间。多年以后,忽而知晓竟有女同学默默地记着我的发型,一时竟让我心里暖暖的。不知道说些什么好,想些什么好,写些什么好。静静地回想,细细地回味上学时的情形:她坐在前排的座位上,我坐在后排座位里,我们很少有交集,很少有交流,很少有交往,似曾相识的她在上学那会儿的身影忽明忽暗,渐渐幻化成了晕染的山水画,依旧淡雅而平和,依旧温顺而内敛。

黄河岸边,灵秀尖扎的抒情

李朝晖

借蓝天白云酿一杯醉意,黄河岸边,灵秀尖扎走进时光记忆,笔墨纸砚以五彩神箭打底,描绘风轻云淡的诗歌。
逐梦而舞,有音符婀娜,折叠童话的了无牵挂。
不去想象传说的久远,在神清气爽之后,昭示出别具一格的风情。一枚草尖上有铅华褪去后留下的景致,陶醉了视线。
牛羊的悠闲点缀当顺山的翠绿,是一场约定,热情文字的婉转,看鸟语纷飞跌宕。

接受洁白哈达的祝福,隐约而至的涛声打磨岁月的蜿蜒,请让我以一束阳光的名义,抵达尖扎的本真。
幻象的疆域拓展,摇曳格桑花的灿烂。
白驹浸入草原,顺着风的方向,玛尼的消息已由远方传来,吐出时间的不急不缓,手心里攥着的经文,交叠生活的冷暖。
谁来通风报信?一滴黄河水的浪花,透视光影徘徊。
修补尘世的故事,回溯意象图腾。

煨桑,影子中的浮雕,注入一泓宁静。
翻阅如烟往事,睿智的山水在绿荫蓊郁的诗意里清洗一个日子,昂拉千户府的一声叹息,试问历史长歌的宿醉。
不去管古浪瀑布为谁人不设防线,一个念想定格了最初的对望。
一退再退的喧哗,在镜像里宣告风景这边独好。

不记得唠叨过多少遍,回音的呼唤守护季节的相思,忽略距离的长短,随一声言语找一枚表白来填一阙词牌,藏进秘密。
注解搅动想象,义无反顾地剔除凡俗涸涸红尘,与一株青稞回归原点,遥远而亲近。
栽种意韵坐落在尖扎的山水,极乐的逍遥私语淡雅于繁华之外。一场醉半卷珠帘,一同潜入梦境。
只把迷离留驻,暖一场相遇的情缘。

